

近代史資料文庫

第六卷

庄建平 主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近代史資料文庫

第六卷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目 录

铁拳·····	廖道约 于 深合译 熊 伟校	1
综论义和团·····	佚名	7
枕戈偶录·····	汪声玲	64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译	81
义和团文献·····		107
庚子传信录·····	李超琼	127
庚子纪事长札·····	赵声伯	144
畿南济变纪略·····	刘春堂	157
义和团运动在盐山地区·····	赵永生	178
劬盒官书拾存(选录)·····	罗正钧	185
庚子事迹记略·····	任 植	207
陈氏家书(节录)·····	陈惟彦	215
庚子并蜂录·山东缉匪纪要·····	奇 生 编	224
庚子并蜂录·联军告示·····	奇 生 编	232
退想斋日记(选录)·····	刘大鹏	240
佚名文稿(选录)·····	佚名	296
樊国梁在八国联军侵略时的罪行·····	赵永生	304
西什库被围纪略·····	刘品一	319
庚子见闻录·····	刘容镜口述 吴瑞英笔录	322
庚子回忆·····	马文容	324

刘海澜持枪占地	张恩溥	327
帝国主义传教士对于义和团运动的通讯	赵永生	328
美国教士万卓志	曹维周	339
宝复理屠杀义和团	刘清芬	340
逃难记	王思贤	343
樊国梁等函牍	林锋源 辑	345
庚子随行简记	岳超	443
五城公牍汇存(选录)	陈璧	449
庚子日记	杜某	481
天津都统衙门会议纪要选	刘海岩 郝克路 选编	495
大直沽救乱记碑文	林开明 整理	536
太行阻战记(选录)	汪宝树	544
双青藤馆手录本	张霭亭	562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资料	姚秀芝 卫香鹏 辑	572
海兰泡与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外文资料	薛衍天 等译	592
黑龙江上的流血悲剧		
.....〔日〕石光真清 著 金宇钟 译 赵连泰 校		615

铁 拳

1900年6月19日《前进报》(Vorwärts)社论

廖道约 于 深合译 熊 伟校

编者按：吕海寰编《庚子海外记事》卷四有《柏林民报》一篇，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据我们所知，除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这是第二篇赞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章。1954年冬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贝喜发(Behrsing)博士来北京时，就请他从德文报纸中查一查这篇文章的原文和这家报纸的政治背景。1956年7月贝喜发博士寄来德文全文，并告知《前进报》系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因吕海寰的译文不可靠，故重译发表。这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研究义和团反帝运动提供了材料。文中所述的消息不尽可靠，可是从这些消息中，我们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分子是怎样制造谣言(如义和团占领各国使馆，杀死公使并把他撕成碎片等等)以煽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现在，乘本文发表的机会，我们要感谢贝喜发博士和寻找本文的德国朋友。

译文中用仿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原文是用粗体字排印的；〔 〕号，是贝喜发博士所加，表示其中文字是吕海寰译文中删掉了的；(())号，表示其中文字是吕海寰译文中改写了的；()号，是原文本来的括号。注是编者加的。

毫无疑问，目前在东亚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义和团和联盟列强之间而是联盟列强和中国这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了。据东亚传来

的消息称太后尚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要站在起义者一边。但是，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争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极的——看来大概是消极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锐化了。无论在中国内陆，或者海港大沽，中国军队都对欧洲军队的向前推进和登陆实行武力制止——它们是否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样做的，谁也不能确定。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对付义和团起义，而是同中国作战了。

根据驻芝罘〔芝罘是位于渤海湾入口处的山东省港口〕德国领事的报告，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军舰已经展开了战斗。稍后得到的电讯说：

“〔昨夜一日本鱼雷艇从大沽带来如下消息：〕中国人在大沽口放设了鱼雷，并且从山海关调集军队。〔集会于俄国旗舰上的〕各国军队司令〔向大沽炮台司令〕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于6月17日下午2时以前撤退。于是各炮台在16日午夜后1时开火。德、俄、英、法、日等国军舰亦开炮还击，并继续7小时之久。据说，〔驶入各炮台间的〕两艘英国船已被击沉于河中，〔大沽和天津之间的〕电报和铁路联系已被破坏，水路交通〔也〕已受阻。”

从香港转来的另一消息说：中国正规军已与向北京进发的列强的远征军接触。其他一些电讯完全没有谈到〔海军大将西摩尔指挥的〕军队和中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情形，然而谈到西摩尔军进展甚缓，足见战斗是很激烈的。

关于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的惊人消息，迄今尚未正式证实。但是，根据其他一些电讯，这一严重的消息，可以说已经得到证实。

今天早晨八时收到的芝罘帝国领事发来的电报称：“据日本鱼雷艇报导，北京各国使馆已被占领。”

这个〔简短的〕消息令人难测，这究竟是日本鱼雷艇在传播〔大沽口流传的〕谣言，还是正式转告一条〔严重的不幸的〕消息。〔《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17日从上海经由海底电线发来的电讯称：

“此间电报局中国总办收到北京或天津发来的电报，谓董将军所部已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向〔北京外国〕使馆作〔有组织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一些使馆建筑物已被破坏，有一位公使已被杀。〔据说，他被砍成几块。〕死者国籍不详，想系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各国公使已于上周通知总理衙门：如各国使馆被袭击，或任何公使或使馆人员被伤害，则列强将共同对华宣战。总理衙门对此未作〔直接〕答复。然而，义和团和军队对各国使馆的进攻，〔无疑〕正是（太后）〔对列强这一通知〕（的回答。）”

（《早晨邮报》（*Morning Post*）报导：北京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德国公使被俘，强大的拳民队伍占领了使馆大街，各国使馆之间的联系已被截断。中国的大军正准备对外国援军进行抵抗。

〔此后再无绝对可靠的消息到来，实无足奇，因为京津之间、津沪之间的任何电报联系已经中断多日。这一情况表明，形势十分危急。

现在，我们试就见闻所及粗略地描述一下东亚的形势。

在渤海湾的天津港口大沽，海岸炮台曾进行轰击，有两艘英国船被中国大炮击沉了。

天津已陷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列强无法将强大部队运抵天津，在那里的欧洲人的处境将很危殆。如果在这期间大沽炮台还能被攻下，那么，已派遣几千士兵到大沽口的日本人必将成为灾难中的救星而受到欢迎。

〔由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名远征军，〔现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险。〕当然更谈不上向〔现已落入义和团手中的百万人口城市〕北京推进，〔纵使没有强大的义和团和中国正规军〕挡路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退路似乎也已被截断，因为一条《泰晤士报》的上海专电已经指出远征军的弹药和粮食均感不足。

北京似乎已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了。各国使馆已被捣毁，各国公使有的已被杀，有的已被义和团俘虏。驻在北京的几百名

欧洲士兵，大概不久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而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

在镇江的中国人的银行都因害怕义和团而未开门营业，上海各银行将透支款项全行收回。在扬子江流域笼罩着动荡不安的气氛。

下面是广西省梧州发来的一个电讯：

“西江西南面大有爆发动乱之势。在宾州已发生战斗。本月 12 日，有一百多名难民由该城来到了梧州。在贵县，聚集了大约五千起义者，本月 11 日，有原驻广州的几支军队经梧州开往贵县。”

山东是起义地区中间的和平孤岛，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呢？目前还未听说有关列强有什么重大行动。

看来只有日本现在正想利用对它有利的形势，在这决不会遇到必须顾忌的列强的反对的时候，尽量地增加它在中国的军队。法国传来的消息说，海军部长伦涅逊(Marine minister Lanessan)已按照德尔卡色(Delcassés)的要求，发出立刻装备一队巡洋舰和运输舰的指示。但这个消息，是在法国政府人士充分了解东亚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前就已传来的。从马尼刺增派美国军队，也是根据较早时期的决定而派出的。1 200 名德国换防士兵的到达和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不相干。英国也没有料到事件是这样的发展，所以它倒由于对华公开爆发战争而完全手足无措。〕

（（英国报纸认为，有关列强必须各派一万人到东亚去。然而，调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够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利。〕中国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是打得不好的。但是，中国人在攘夷战争中却是拼命作战的，这一点，（（法国人在东京））是有切身体验的。〔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弱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须充分讨论。今天

我们只谈一谈对华战争爆发的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Zeit)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说^①的“铁拳”一语,很快也在东亚变成流行的话。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

我们曾经预言过“和平的”占取胶州湾的后果。1898年2月8日,倍倍尔曾严斥“租借”胶州湾乃是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这是和詹姆森侵略德蓝士瓦^②的性质一样的行为。[强占胶州湾一事在中国激起了巨大的愤怒。《前进报》早在获悉德皇关于“铁拳”的演说当时即曾写道:“……如果要人为地用‘铁拳’来引起严重的危险,那么工业和贸易就很容易遭到这种严重的危险……从‘用铁拳打进去’这样的话中看来是说不上什么和平发展的话的。‘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③这些话同传教士们向那些‘未闻教义之辈’讲的完全是另一种腔调。”][现在,这种侵略政策

① 基尔演说,指德皇在基尔港的演说。

② 1886年南非洲德蓝士瓦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和金刚石矿,以西色尔·罗兹为首的英国财团不久便取得了德蓝士瓦大部分矿藏的控制权,并力图推翻当地的布尔共和国,把它并入不列颠帝国之内。1890年英政府任命这个南非特权公司的董事长罗兹为南非开普敦殖民地的总理。1890年在罗兹的主持下,由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亲自率领暴徒五百名与原住在德蓝士瓦矿业中心的约翰内斯堡的英国阴谋分子相配合,里应外合,武装袭击约翰内斯堡,企图颠覆布尔共和国。是年12月詹姆森率领的潜入境内的武装匪徒全部为布尔人所俘虏,约翰内斯堡的阴谋分子也全部被逮捕,这个武装暴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英国政府此后在1899—1902年间,进行了对布尔人的长期的侵略战争,布尔共和国终于并入不列颠帝国,成为今日南非联邦的一部分。

③ “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这句话据说是德皇向义和团事件时派往中国来的海恩利希亲王(Prinz Heinrich——德皇之弟)讲的。

以及对中国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中国的大炮向列强作出了清脆的回敬。]而两艘英国船的被击毁表明,克鲁伯的大炮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并没有丧失它们出色的威力。(德国船只和德国官兵也还会不快地见识见识德国杀人工业的产品的!)

[德皇最近的几次演说,竭力主张建立一支超过英国的德国海军,这同他在 1897 年的御前演说中所称德国不想建立第一流海军的话是冲突的。无论德皇最近的表示如何与 1897 年的表示相反,但是也还不能认为,德国政府是把目前东亚的战争当作新的世界性的政治行动的有利的借口来欢迎的。我们勿宁应该认为:东亚政策的发动者们是因他们当时采取的最初步骤的出于意料的后果而深为震惊了。我们的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他们原来还认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哩!]

还值得寻味的是,德国帝国主义者是否还会无耻到仿效英国的盲目对外强硬主义来对那个保卫自己民族财产的民族横加攻击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

也许,中国同布尔人的共和国另无共同之处,但是,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

(选自《近代史资料》总 16 号)

综论义和团

佚名

编者按：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毛边纸抄本一卷，题名《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无作者姓名。抄本正文、眉批、小注笔体相同，又眉批与注对正文提出补充、更正或异议之处甚多，可见作者与抄写者并非一人。疑此本是再抄本，而非作者手稿。

此本系摭拾当时传闻及报纸记载而成。记述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情况为多，对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暴政和侵略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均有所叙述；对有关的人物亦多有评论。叙事并未按时间顺序，为夹叙夹议。对义和团多污蔑攻击之词，显见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一方面的。因全文系杂抄而成，所以议论前后不一。但作为历史资料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将常见的王文韶信和袁昶奏疏删去。今次整理：（一）原本所引用之上谕、奏折和常见者有异同，均未改动；（二）原本中日期为阴历者，不另注公历；（三）空字、着重号皆按原样；（四）文中原有舛误，除有一部分订正外，其余未予更改。为排版方便，将眉批加黑线插在文中。本书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陈瑞芳同志整理。

溯自甲午、乙未中东之役，华军一败涂地，卒至割地偿款，貽笑五洲。厥后有志之士，争欲变法，力图富强。我皇上亦孜孜求治，一意维新。戊戌首夏，明诏迭颁，如改寺观、创学堂、广译书、设官报、废科举旧制、准士民上书诸大端，次第举行。海内闻风响应，戛

畏乎有日上蒸蒸之势。惜行之太骤，祸端横生。至八月初六，有康梁之变。康梁矫召袁兵围颐和园，事泄，遁入南洋。竟使当时任事者，戮者戮而窜者窜，废者废而监者监。且太后欲揽大权，旋又临朝，爰即尽复旧制，举新政一扫而空之。从此，我皇上失势，旧党得志，荣禄、刚毅相继入相。荣以懿戚入枢密，又将大兵武卫诸军统归节制。刚则附和掌军机，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端邸载漪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周旋二相之间，欲使其子大阿哥溥儀早正大位。荣、刚、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之徒，以得罪皇上，恐一旦复辟，不能自全，故其谋愈急。迨己亥冬，三五贼臣，乘两宫嫌疑之间，肆其簧鼓，百端媾煽，以谋废立，冀遂其私。诚以吾皇上临御二十五载，毫无失德，薄海臣民闻之，莫不忿怒。南方新党，又大声疾呼，中外哗然，几激成变。各国使臣，群抱不平，竭力阻止，使不得行。大阿哥之立实荣禄主之。彼知众怒难犯，遂改弦易辙，立为毅皇帝之嗣子，以掩中外耳目。揣其篡立之心，岂须臾忘者。由是痛恨外人干预其事，仇结愈深，徒以数谋废立，而西人数加阻止，若不力去眼中之钉，何以为所欲为。适有拳匪聚众仇教灭洋之举，正中若辈之怀。

夫拳匪者，发轫于山东，皆无业游民，纠党练拳，以妖术惑人。斯时东抚为满人毓贤刚之私党也，纵其狂悖，任其蔓延，遂至沿及京津。继其任者为袁公世凯慰庭，疾匪特甚，有练拳者，悉诛之。山东遂无拳匪踪迹，皆转而之于直隶之境。庚子初夏，匪焰愈炽，专以仇杀洋教为名，实则焚掠劫夺，无异剧盗，其势既张，更名曰义和团。时直隶提督聂公士成功庭〔亭〕，力主剿匪，而制军裕禄虽天潢贵戚，亦闖茸者流，欲迎合权要，一意袒匪。聂见匪势猖獗，乃立营出示晓谕，欲解散之。詎知匪绝不介意，反向军门饶舌。聂公大怒，发令痛剿，落堡一役，击杀犹多。捷音至津，人民称快。裕禄发电奏闻太后，降旨痛斥。复以聂多年宿将，统久练之师，恐过触其怒，仇匪愈深，谋所以和解之。乃使荣禄致书聂公，以谓团民具忠义之

忱，不宜肆意剿戮，惟公慎之。聂得书复曰：“团匪病国害民，必误大局，且士成本任提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旋廷命刚毅、赵世〔舒〕翘出京查办，事毕言旋，反责聂公办理乖方，且将团匪头目带领引见，谓其有神术，具忠义，奏之于朝。太后信之。盖端、刚方为毓贤所愚，而太后复为端、刚所惑；加以庄、崇、徐、启又附和之，董福祥复夸张之，于是，太后益信兵匪之可恃，任其与洋人为难，不惜三百年之宗社，轻于一试。无如逆藩专柄，群小附和，政出多门，剿抚两歧，茫无主见，嗣是匪势日益鸱张。加以董军助桀为虐，犖犖之下，通衢大道之中，跳刀拍张，肆无忌惮。西人恐祸及己，调兵入都，保护使馆。浸假而日本书记被匪所戕；继而德国钦使在途亦被乱兵击毙。都门菁华，纵火焚劫，广厦万间，尽付一炬。甚至陈侍郎^{学棻}、杜翰林^{本崇}相继被杀，王府、相府、翰林院等官署宦宅悉遭焚毁。端之虎神营、董之甘军助匪攻击各国使馆，枪炮之声不绝于耳。京外则毁铁路，拆电线，害大臣，戕统带，叛逆之情形毕露；而犹倚为可恃，许为义民，固由于乖谬昏庸之政府庇护之、纵容之，妄图徼幸之功也。

时英提督西摩统各国兵欲入京，聂公往来牵制，始不得入。西人因兵少，又惮聂军，乃迳折回。而朝廷以为团匪功，大奖励之，赏赐巨万，聂军毫无所得。东西各国察知政府之不主剿匪也，乃各调兵舰，麇集大沽口，索取炮台。守台者为罗公荣光，谓未奉朝命，坚不允。由是互相开炮轰击，卒因寡不敌众，罗公血战阵亡，兵亦溃散，炮台遂被各国公占。按：罗公实未阵亡，炮台失后退守天津。一日方午膳，忽闻洋人破南营门，仓卒中食梗喉间，气闭而死。继而聂公奉命，攻击天津租界甚力，恶战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方聂军之恶战也，拳匪以数受创于联兵，不敢出阵，且作壁上观，及四处焚掠。聂益忿，以为倡灭洋以酿祸启衅者团匪也，及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诿官军，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闻

里；不重惩之，无以慰军士，谢百姓，命部军四出剿匪，击杀千余人。匪愈恨，乃乘其与洋兵苦战时，拥其家属眷口而去，老母年八十三，有衰疾，亦在行中。是时西兵方大队援津，聂退守甫定，遽闻信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哗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时聂公内外被敌，进退失据，自忿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身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慷慨。又以为近日贼臣匪党欲排异己，动以通外为词，欲亡身殉国，以间执谗口，谋所以死敌者。适马玉崑军门之军至津，聂仍收拾数营日夜助战，每身亲前敌，欲以求死。至六月十三，在八里台，果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其死状为最惨。据此说则津城之失乃六月十八，按救济会孙廷杰等由津致上海总会书云，六月十一津城失守。未知孰是，尚待考正。若聂公之亡，实是十三日，已见邸抄。事闻，朝旨并不优恤，惟责以调度掣肘，伤身误国，死不足惜而已。呜呼！岂不痛哉冤乎！天下闻而怨之。

自聂公死后，凡五日而津城陷。故大沽失，而津城旦夕可危；津城失，而北京又旦夕可危，使天津延一月，而北京获暂安者，则聂、马二军之为也。迨聂公殉节后，犹赖马军门戮力与西兵相持二旬，旋亦受重伤而溃。后之军务为李秉衡、董福祥主之。七月初八之战，北仓立陷。十二日之战，杨村继之。不数日而西兵乘胜直至河西务。十六日安淀〔定〕失守。十九日通州相继沦陷。然北仓、杨村之战，尚系马军残卒数千誓死立斗，故西兵虽胜，而所损将卒甚多。若李、董则杨村一败，乘势直奔，一气而返京师。呜呼！平日所谓清望大才、忠臣勇士者，岂果若是耶！至廿一日，神京不守，翠华西幸，九庙震惊，万众涂炭。呜呼！谁之咎欤！

当津沽之开衅也，端、刚之焰正炽，拳匪之势方张，矫旨纷传，令各直省一律宣战，以拒外人。幸而东南二、三元老，如楚督张

公之洞、江督刘公坤一等，老成持重，相约不奉矫命，且联络沿海、沿江各督抚与西人立约，两不相扰，互相保护，遂使十数省生灵出水火而登衽席，皆二公回天之力也。虽然，得保东南半壁之暂安者，而犹以山东巡抚袁慰帅之功为最。盖山东为东南诸省北来之要道，向非慰帅从容坐镇，力主剿匪为宗旨，安能保团匪不蔓延于东南乎。故一入山东之境，人民安谧，匪类潜踪，使义和团不得越雷池一步，斯固慰帅智勇深沉，谋略高远，有以致之耳。

嗚呼！从古国家之危乱，其故亦多。今此之役，实为不可思议。无端启衅外人，一也。信盗贼之邪说，为此万不可行之事，徼此必不可得之功，二也。并无可恃之兵力，可倚之计谋，特以宗社为孤注，三也。嗚呼！庸臣误国之罪，虽寸磔其身，亦岂足为万一之赎哉。而况未开衅端之前，我皇上痛哭而言曰：“以积弱之中国，断不能敌强盛之列国。如必欲开战，则数千万之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之宗社，必致不守。”而识时务之诸臣，亦争之甚力。夫如太后，惟端、刚之言是从，卒动列强之公愤，招八国之联军，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坐使神京陆沉，万众涂炭，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北望京华，无泪可挥者已。其间如聂军门之剿匪御敌，力战捐躯；许景澄、袁昶二公之上疏力谏，弃首西市；其他偶触太后之怒，犯端、刚之忌者，莫不诛戮殆甚，均足令忠臣短气，烈士灰心。古来朝政颠倒错乱，未有过于斯者，皆蠢蠢然满人为之也。迹其好恶从心，是非颠倒，残害忠良，倾覆社稷，上何以对九庙在天之灵，下何以逃万世公论之口。嗚呼！不特乖谬昏庸，抑且阴险谲诈矣。今者乘舆西狩，天子蒙尘，实权奸有以致之，故其误国病民，罪更加于拳匪。闻各国联军之入京者，欲先诛首谋，剿拳匪，然后可以议和。而端、刚诸贼方挟两宫以自固，使议和大臣无从下手，后顾茫茫，吾不知将何以了此一局残棋者。嗚呼！伊古妖孽，必由人兴。初不料今之妖孽，不兴于草野，而兴于大庭；不兴于闲散，而兴于政府之内满人也。何国家之不幸，

而遭此奇变也哉。

义和团由毓贤纵容来患

北省拳匪之变，实由毓贤一人而起。毓本刚党，故前曾痛劾江督刘砚帅，借以迎合刚意。刚廷对时，亦遂以毓贤为证。幸两宫圣明，不为所蔽。毓在山东时，任性仇教，情见于辞，属下各员迎合其意。义和团探知其隐，遂明目张胆，而与教民为难。及为言官所劾，开缺入京，遂极口揄扬义和团之忠勇神奇，以之愚惑刚相，掩饰己过。刚固不学，又回护前次保案，为之饰词朦奏，故毓贤复有山西巡抚之命。因是端邸信义和团之意，日益坚切。八旗子弟之列显要者，以大阿哥为其所出，无不望风承旨，交口称义和团之神术。风声所播，举国若狂，亡自邸第，下至寺人，无不以习拳为事，遂以酿成今日之祸，则毓贤、刚相为之也。

荣相首鼠

荣相后虽竭力保护使馆，实则搆乱之罪魁也。彼盖欲乘此乱机，张其权力。既欲保护使馆，何以五月廿四发令饬董军开仗，且杀德使者亦武卫军与董军也。当聂军门败拳匪于北〔杨〕村时，荣曾责其轻举，且札饬聂公曰：义和团忠义之民，万不可剿。揆其初心，实欲邀徼幸之功；继见敌势强盛，遂幡然变计。讎外人，主废立，重拳匪，皆由荣主谋，故罪魁祸首皆荣为之。惟狡猾异常，故西人亦为其朦蔽，不列名罪魁。至西安后，依然执政弄权。由此而推，虽略胜端、刚一筹，实则阴险谲诈尤甚于端、刚。呜呼！堂堂大臣，而欲以骗术愚人。詎知西人早经洞烛其奸，故此次议和，西人不欲荣列名其中。所谓以术愚人者，今则逼成其自愚矣。

团匪纪略

团匪始于山东。巡抚毓贤养痍成患。及毓被言官所劾去任，继之者为袁公世凯。严办拳匪，雷厉风行，于是丑类皆遁入直隶矣。庚子春二月，闻保定府、遵化州、锦州一带，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云能请先朝名将护身，教拳练刀，至一百另八日，功候满足，即能使枪炮不入，刀箭不伤。信之者，颇不乏人，然皆幼弱之童，年在十一以下〔上〕，十五以上〔下〕，官亦不以为意。不料日盛一日，渐至强壮者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始取名曰义和拳。嗣后，从之者益众，北三省遍地皆是，城厢内外以及村庄乡野，无一处不明日张胆念咒练拳。官长见其如此，始出示谕禁，愚民无知，置若罔闻，官府亦已〔以〕一纸塞责，并不严禁，以致养成大患。拳匪见官不严禁，且练者日盛，更其名曰义和团。分为上下两等：已成者为上等，胸系八卦兜肚，腰围黄布，腿扎黄带；练而未成者为下等，腰围红布，腿扎红带，日夜操练刀矛拳法。然虽有举国若狂之势，而未闻其滋事也。

至三月，微闻遵化州有烧毁教堂之说。至四月，保定有闹教之谣，则竟实有其事，教堂之在该处者，不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复与教民为难，见教民即杀，不留一人。又波其〔及〕洋人。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犹未及南人。洋人见其势凶横，急致书北洋大臣，请调兵保护。裕制台即派马队统领杨军门福同带马队百名，到该处弹压，相机办理。杨至保定，见团匪众多，且皆蠢愚无知，劝之不从，欲用威压之。将团中练拳幼孩二名拘之至营，谓之曰：“尔等向谓能使枪炮不入，今日请一试其技。”当即放枪，将该二孩轰毙。义和团见杨军门用武，一声号召，团匪数百名将杨军门围住，一时仓卒无措，军门及马队百名均为团匪所害，全军覆没。团匪自伤杨军门后，其势更